《上海赋》

木心

木心（1927－）
画家，作家。浙江乌镇人。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。八十年代初定居纽约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《琼美卡随想录》，《马拉格计画》等；诗集《西班牙三棵树》；小说集《温莎墓园》等。

****

本篇的最初一念是，想到“赋”这个文体已废弃长久了。“三都”、“二京”当时算是“城市文学”。上海似乎也值得赋它一赋。

古 人作赋，开合雍容，华瞻精致得很，因为他们是当作大规模的“诗”来写的（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”），轮到我觊觎这个文体，就弄得轻佻刻薄，插科打诨，大失忠 厚之至的诗道。再者，太冲、平子二位先贤，都曾花了十年工夫从事，门庭藩溷皆置笔纸，现成的资料想必多得用不完，我却托人觅一张上海的旧地图也千难万难， 只凭一己风中残烛般的记忆，写来实在上下勿着把，左右不逢源。原拟的九个章目，择了其二其三，以《从前的上海人》为题，没头没尾地发表了，当然不成其为 赋，据说读者都心痒，不满足。那已是去年秋天的歉疚事。

现将另外的四个章目敷衍出来，兴已①阑珊，不复有“三都”、“二京”、“一市”的联想了，之所以还要以“赋”为名，意在反讽。这样糟的糕，竟敢邻比“古诗之流”－－读者在嘲笑作者太无自知之明时，就放松了更值得嘲笑的从前的上海人。

过去的过去

大 约二十年代初到大约四十年代末，上海显现了畸形的繁华，过来之人津津乐道，道及自身的风流韵事，别家的鬼蜮伎俩－－好一个不义而富且贵的大都会，营营扰扰 颠倒昼夜。豪奢泼辣刁钻精乖的海派进化论者，以为软红十丈适者生存。上海这笔厚黑糊涂账神鬼难清，讵料星移物换很快收拾殆尽，魂销骨蚀龙藏虎卧的上海过去 了，哪些本是活该的，哪些本不是活该的；谁说得中肯，中什么肯，说中了肯又有谁听？因为，过去了呀。

尤 其在海外，隔着暂时太平的太平洋，老辈的上海人不提起上海倒也罢了，一提起“迪昔辰光格上海呀”，好比撬破了芝麻门，珠光宝气就此冲出来，十里洋场城开不 夜，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，直使小辈的上海人憾叹无缘亲预其盛。尚有不少曾在上海度过童年的目前的中年者，怪只怪当时年纪小，明明衣食住行

在上海，却扑朔 迷离，记忆不到要害处，想沾沾自喜而沾沾不起来。这批副牌的上海人最乐于为正牌的上海人作旁证，证给不知“迪昔辰光格上海呀”为何物的年轻人听，以示比老 辈不足比小辈有余。其实老辈的眷恋感喟，多半是反了向的理想主义，朝后看的梦游症。要知申江旧事已入海市蜃楼，尽可按私心的好恶亲仇的偏见去追摹。传奇色 彩铺陈得愈浓，愈表明说者乃从传奇中来，而那些副牌杂牌的上海人的想当然听当然，只不过冀图晋身“上海人”的正式排档耳。

“上 海”！一望而知这块地方与海有着特殊因缘，叫起来响亮爽脆，感觉上又摩登别致，其实是宋代人不加推敲地取了这个毫无吉庆寓意的乏名。宋代的上海起先是一个 小镇，到后来才升为县，清季把上海归属松江府。道光三十三年中英江宁条约的订立，不论恶运好运，上海是转运了，从此风起云涌蔚为商埠，前程一天比一天更未 可限量。此丕变，以出现英、法等国的租界为征候为标帜。西方远来的冒险家并不冒多少险，以经营地产为发财捷径这是明的白的，那暗的黑的致富之道便是私贩 “洋药”鸦片。反正“鸦片战争”的结果是开“不平等条约”之端，所谓“五口通商”的其他四口，自然不及上海的得地理之优越。市境处于黄浦江与吴淞江的合流 点，扼长江门户，东向出驶，近可达沿海诸埠，远通东洋南洋西洋各国，西入长江、沿江省会襟带衣连，是故当初京沪、沪杭甬、淞沪等铁路之兴建，皆以上海为起 点。现下健在于海内外的“老上海”们，大抵记得租界浪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邪气好白相，也许忘了 1927 年的上海还只算是特别市，到 1930 年 才直辖当时的行政院，重新勘定市界，把原有的十七个市乡概名为区。其中的特别区，便是英美合称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。从黄浦江外滩起，由公共租界的大马路和 法租界的法大马路，下去下去卒达静安寺区长约十里，就是口口声声的十里洋场，或十里夷场十里彝场——翻翻这点乏味的老账，无非说，上海与巴黎、伦敦这些承 担历史渊源的大都会是不同类的。老账如果索性翻到战国时代，楚相黄歇请封江东是献了淮北十二县作交换，当然算得有头脑、识时务，而江东的政治中心却定在苏 州。春秋后期，东南沿海已藉水路发展商业，上海北面有水道叫沪渎。渎是通海的意思。黄歇浚了一条黄歇浦（黄浦江），又修了一条通阛阓的内河（苏州河），可奈三千食客中的珠履份子没有造外洋轮船的工程师，春申君到底未能出国访问对外贸易。

两 汉、魏晋南北朝，上海平平过，曾泛称为海盐县、娄县，唐代改称华亭县，随设置船舶堤岸司、榷货场，但还只是“上海镇”。宋熙宁年间，此镇尚属华亭县，南宋 的瞿忠、王世迪辈之所以在上海占籍生根，着眼于上海物价比杭州便宜，本人还是去临安做官的。元朝短，铁骑蹂躏，上海反见萧条。明嘉靖之重视上海，那是为了 筑城御倭寇。清初因郑成功、张煌言的沿海活动，上海“海禁”了。康熙解禁，上海复苏；康熙崩，雍正又把上海封闭——翻翻这点更寒酸的“流年不佳”的老账， 意思是“上海”从来没有出过大事物大人物，就算明朝万历年间的徐光启还像样吧——总之近世的这番半殖民地的罗曼蒂克，是暴发的、病态的、魔性的。西方强权 主义在亚洲的节外生枝，枝大于叶。从前的上海哟，东方一枝直径十里的恶之华，招展三十年也还是历史的昙花。

繁华巅峰期

整四年，上海畸形②繁华的巅峰期是整整四年，已过去半个世纪。1937 年 秋末，日军在杭州湾登陆，租界之外的上海地区全部沦陷，租界有了新名称：“孤岛”。“八一三”抗战爆发后，不仅苏州河以北的居民仓皇避入租界，上海周围许 多城市的中产者，及外省的财主殷户富吏，纷纷举家投奔租界，好像赶国难狂欢节，人口从一百万猛增到四百万。外国人非但不走，反而向西方呼朋引类。联手利用 租界当局的所谓中立政策，使“冒险家的乐园”加倍险了别人乐了自己。英美金融资本通过汇丰、麦加利、花旗三大银行，稳稳控制着上海的经济枢纽，欧美各国商 品充斥上海，很多公司店铺纯卖舶来品，所以上海人一向对国际名牌精品背诵如流，藉此较量身份之高低。苏联的大轮船彩旗招展在黄浦江口，好莱坞影片与莫斯科 影片同时开映，这边桃乐赛摩娜巧笑，那边夏伯阳怒目，国际间谍高手云集，谁也不放过远东最急剧的情报漩涡。法西斯德国特派大师级女宣传家专驻上海，美、 英、法、意、苏联都在上海精密设置间谍中心，《大美晚报》、《泰晤士报》、《密勒士评论》、《二十世纪》、《总汇报》、《时代》、《每日战讯》，这些英 文、法文、俄文、中文、日文的报刊布满上海街头，报童喊来琅琅上口琅琅换口。广播电台更是直截了当，英国电台、苏联电台、德国电台，用中、英、俄、德、 法、日等语言抢报新闻，宣传战空前白热化。上海的商业电台在夹缝中自管自出花头，忽而蓬拆蓬拆郎呀妹呀“香槟嗯酒气满场呀飞”，忽而铜磬木鱼“救苦救难广 大灵感白衣观世音菩萨”，梵音和靡靡之音无非为了做生意。

尚 须回顾抗战前的那几年。中国江南得天时之美，庄稼及农副业收成普遍富饶，而上海确凿在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的有机关系上，已形成系统颇见气候，加之各地涌来 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中，不乏挟巨资以争长雄的俊杰，中产者也横心泼胆，狠求发展，小产、无产的活动份子，个个咬牙切齿四出拼搏，有不可穷尽之精力－－新的工 厂、商店、旅馆、酒家、游乐场、大厦、公寓、小洋房，这边破土动工，那边落成剪彩，愈造愈摩登漂亮。租界四陬本来是黑暗冷清的，际此高楼林立万家灯火，都 市迅速膨胀，还是容纳不了疯狂涌来的人潮，大房东、二房东、三房东，即使是房客也招收单身寄宿者，甚至一个无窗无门的小角落，白天是小赵的窝，夜里是老沈 的巢。租费的昂贵不足为奇，奇的是“顶”费，顶费者既非信用押金，亦不是预付租款，完全是敲诈性的索取，而且必须一次付以足赤的金条，当时叫“条子”，租 赁谈判叫“讲条子”。大房东先伸手，二房东向三房东伸手，三房东向房客伸手，房客向“大上海”伸手，金条乱飞，不舍昼夜，从 1937 年到 1941 年， 只要在租界上顶一个店面、一只电话，无不财源滚滚心宽体胖。然而若要成为“真正上海人”，就大有讲究，一“牌头”、二“派头”、三“噱头”（又称“苗 头”）。“牌头”是指靠山，亦即后台，当时说法是“背景”。总之得有军政要员、帮会魁首、实业大王、外国老板，撑你的腰，即使沾一、两分裙带风，斜角皮带 风，也够牌头硬了，君不见客厅的最显眼处挂着一帧大大的玉照－－“××仁棣惠存×××持赠”，这便相当于“姜太公在此百 无禁忌”。再说“派头”，原是人生舞台的服装和演技，要在上海滩浪混出名堂来，第一是衣着华贵大方，谈吐该壮时必壮，宜谐时立谐，更要紧的是壮谐杂作，使 人吃不准你的路数，占不了你的上风，你就自然占了他的上风。交际手段玲珑阔绰

，用对方的钱来阔绰给对方看，“小鱼钓大鱼”，那小鱼很大，大到使人不疑忌是 诱饵。于是大鱼上钩，也有大鱼假装上钩，一翻身将渔夫吞进肚里。空论无据，且举一、二实例：某甲上古玩市场，瞥见其友乙正要付款买翡翠项练，他上前开口：

“啥个末事啊，娘我看看叫!”（什么东西，让我瞧瞧!）

说着便把项练拿过来，问了价钱，掏出皮夹：“好格好格，我也付一半钞票。”

乙当然少付了一半，项练呢，甲说：

“摆勒侬老兄手里，卖勿到大价钿，我来搭侬出货，卖脱子大家对开，快来西格，勿要极。”（放在你老兄手里，卖不到大价钱，我来帮你销售，卖了对半分。很快的，不用急。）

乙倒呆了，甲说：

“那能？侬勿相信我呀？”（怎么？你不相信我呀？）

只 好相信。后来的结果，即使不是上海人也能推想得出来——此小焉者，只够点明上海人玩手段的派头，自有一种行云流水之妙。试再举例：当年虞洽卿获悉宫廷宠臣 到上海来采办一票洋货，巨额惊人。无奈谁也通不进内线，他便候机会趁大佬官巡幸在路上时，“不巧”撞伤其马车，然后登门道歉请罪，然后赔偿一辆格外精良时 髦的新马车，然后奉重贽设盛宴，然后大佬官谈起那票洋货，虞洽卿义不容辞，当差效劳，从中获利无算，而全部过程实在英豪慷慨派头十足。这种模式是上海大亨 的看家本领，世袭法宝，后来的杜月笙也精于此道，多次用到当时的国家台柱身上去，一贯富而悭吝的黄金荣亦颇知及时大处着眼讲派头，小处则每次上澡堂都要在 门口撒银元，引众起哄，“黄老板财神爷”。那年代伶界领袖也都以“老板”作尊称，电台中报导：梅兰芳老板，麒麟童老板。金少山则确凿善装老板派头——至此 岂非已从“派头”咏入“噱头”了？“噱”，在汉书中是大笑的意思，口腔之上下亦谓之噱，但上海话的“噱”的含义是不妙而微妙的，贬中有褒，似褒实贬，上海 的官场、商场、文场、情场、戏场、赌场、跳舞场、跑马场、跑狗场，无处不是噱头世界，如说“牌头”、“派头”实为“噱头”之先导，岂非亦属于“噱头”范畴 么。上海黑社会以层次复杂冠绝全球，绅士风度翩翩的镀金博士，他是拜了“老头子”的；相帮推车登桥，讨几个小钱的瘪三，他是有上司“爷叔”的；每条路每条 弄堂都由黑诸侯割据着，而听令于黑天子。如此则绅士——老头子，瘪三——爷叔，黑诸侯——黑天子，其间的利害为用，全凭噱头之高低。印证在数百万市民的日常生活运作中，就是陈家噱周家、周家噱陈家、陈先生噱陈太太、周少奶奶噱周少爷、父母噱儿女、外甥噱娘舅。票房价值最高的滑稽戏，广告：“噱天噱地”、 “噱倒一家门”，巧言令色是噱功好，貌似忠厚是噱功更好，三十六计七十二变，上海人一字以蔽之：“噱”。骂年轻人“小滑头”，他不生气，抖抖单腿很得意 ③，因为承认他能耐超群，人家上他的当，他不上人家的当。骂年长者“老滑头”，他不见怪，摘下眼镜，

哈了哈，揩揩又戴上，笑眯眯，因为这是在恭维他足智多 谋，果断脱略，处世术炉火纯青——“噱”有阴阳之分，阴噱的段数高于阳噱，从前的上海人的生活概念，是噱与被噱的宿命存在，是阳噱阴噱的相生相克，阴噱固 然歹毒叵测，而一旦遇上牌头硬的，堂而皇之地噱过来，侬挡得牢伐〔加口傍〕。

上 海的畸形②繁华巅峰期，工业成型，商业成网，消费娱乐业成景观，文化教育马马虎虎，学校以营利为目的，故称“学店”、“野鸡学堂”，世风日下日下又日下， 乱世男女冥冥之中似乎都知道春梦不长，既是糜烂颓唐烟云过眼，又是勾心斗角锱铢必争，形成了“牌头”、“派头”、“噱头”三宝齐放的全盛时代，外省外市的 佼佼者一到上海，无不惊叹十里洋场真个地灵人杰道高魔高。那繁华是万花筒里的繁华，由牌头派头噱头三面幻镜折射出来，有限的实质成了无限的势焰，任你巨奸 大猾也不免眼花缭乱。强中还有强中手，此山更比那山高，棉纱大王、水泥大王、瓜子大王、梨膏糖大王，什么都有王；粮霸、水霸、烟霸、粪霸，处处可称霸，即 使马路边上叫卖西贝货的歪帽子老兄（西贝，贾，贾通假），若问“人家上当只上你一次？”那老兄答：“每个人上我一次当，我也吃勿光用勿光哉！”这种老江湖 乾坤的精明圆通，上海人大抵心里有数无师自通，然后，“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”，牌头派头噱头都属轹碎扬弃之例——一个大都会，一宗观念形态的渊薮，它的集 体潜意识的沉淀保留期相当长。希腊罗马凋零败落如此之久了，现今的希腊人罗马人脾气还很大，肝火说旺就旺，是则要上海人免于牌头派头噱头的折腾，还远得不 知所云哩。而且，作为上海人而不讲牌头派头噱头，未知更有什么可讲的。

这一切泥沙鱼龙声色犬马的诡谲传奇，都是以十里洋场为背景的——三十年代上海的国际公共租界、主政工部局的是英国人，而美、日等方自亦参预权利，机关职员有华籍、日籍、印度籍，还有白俄。法租界的面积和势力也不小，况且地区好，文化高，每与公共租界的当局起争执。

1943 年英美政府放弃了在中国的全部租借权，二次大战结束，租界归还中国，此后的四年，气数是衰了，上海人仍然生活在租界模式的残影余波中，怎么说呢，别的不说，单说英国在上海的投资，1949 年尚高达三亿英镑。

无 何英国人回英国，法国人回法国，美国水兵胡闹了一阵也回美国了，日本人一败涂地，摔碎碗盘回日本了，白俄走了（去加拿大、澳大利亚），犹太人走了（去美 国、以色列、巴西）……外滩的百老汇大厦、沙逊大厦、汇丰银行……呆立不动，等待易名改姓，譬如那号称拥有世界上第一长酒吧的 Shanghai Club，后来叫作海员俱乐部。

弄堂风光

先找一、二以资“比较”者，而后从前的上海弄堂的特色或能言而喻之。

北 京的胡同，最初的感觉是两边垣墙之矮，令人顿悟武侠的飞檐走壁不可不信可以全信，脚下的泥路晴久了就松散如粉，下雨，烂作长长的沼泽，而矮墙多年不刷石 灰，病恹恹地连过去连过去，连过去。门，像是开着，像是栓着，从隙间望进去，枯索的四合院之类，有槐、榆等等，树大者，里面就以树为主似的。复前行，垣墙 恬不知矮地连过去连过去，门了，再过去直角拐弯，还是泥墙……出现砖面的墙，砖的青灰色使人透口气，分明一对石狮，两扇红漆的门，门和狮都太小，反而起了 寒伧之感，北京的“胡同”是寂寞的，西风残照也没有汉家气象了。杭州的“巷”呢，也早已与油壁香车遗簪坠珥的武林不相干，两堵墙墉凛凛对峙，巷子实际是窄 的，看起来就更窄，墙之所以高，为了防火，故称风火墙，封火墙，恐怕也是为了防盗贼，因而历代坚持不置窗，只有门，似乎万不得已才开这个门，开了就紧紧关 起来，多数是两道的。每条巷概是白灰黑色调，清虚成郁闷，行到巷与巷的交接处，有井，石栏光滑的井，周围算是公用之地，妇人们蹲着伛着淘米净菜，几棵瘦伶仃的树……杭州的巷，走着走着，不见得就是明心见性，却是懒洋洋渴望睡午觉，其实高墙里面有的是妯娌争风、姑嫂呕气、兄弟夺产、婆媳斗智——墙白着，门黑 着，瓦灰着，巷子安静着。

上 海的弄堂来了，发酵的人世间，肮脏，嚣骚，望之黝黑而蠕动，森然无尽头，这里那里的小便池，斑驳的墙上贴满性病特效药的广告，垃圾箱满了，垃圾倒在两旁， 阴沟泛着秽泡，群蝇乱飞，洼处积水映见弄顶的狭长青天，又是晾出无数的内衣外衫，一楼一群密密层层，弄堂把风逼紧了，吹得它们猎猎价响，参差而紧挨的墙面 尽可能地开窗，大小高低是洞就是窗，艳色的布帘被风吸出来又刮进去，收音机十足嘹亮，“一马离了西凉啊界唉……青嗯的山唉，绿的水噢噢……”另一只收音机 认为“桃噢花江是美唉人窝，桃噢花啊千哀万唉万朵喔喔喔，比不上美唉人嗯嗯嗯多”，老妪们端然坐定在竹椅上，好像与竹椅生来就是一体，剥蚕豆，以葱油炒 之，折纸锭锡箔，祖宗忌辰焚化之，西娘家桃花缸④收音机都是这样的，小孩的运动场赌场战场也就在于此，脚下是坎坷湿漉的一条地，头上是支离破碎的一缕天， 小鬼们闹得天翻地覆也就有限，而且棚檐下的鸟笼里的画眉、八哥婉转地叫，黄包车拉进来了，不让路不行，拉车的满口好话，坐在车上的木然泰然，根本与己无 关，车子颠颠顿顿过去，弄堂的那边也在让路了，这边的老妪小孩各归原位，都记得刚才是占着什么地盘的。民国初年造起来的弄堂倒并非如此，那是江南的普通家 宅，石库门、天井、客堂、厢房，灶间在后，卧室上楼，再则假三层，勉强加上去，甚而再勉勉强强构作四层，还添个平顶。不知何年何月何家发难，前门不走走后 门，似乎是一项文明进步，外省人按路名门牌找对了，满头大汗地再三叩关，里面毫无反应，走动在附近的人视若无睹，碰巧看那个长者经过，向你撅撅嘴，意思是 绕到后面去，上海人特别善于“简练”，对方当然也要善于领会才好，这一撅嘴是连着头的微转，足够示明方位了，但外地来客哪有这份慧能，仍处于四顾茫然中， 长者却已噙着牙签悠悠踱去，落难者再奋起敲门，带着哭音地叫：“三阿姨哟”、“大伯伯啊”，近处的闲人中之某个嫌烦了，戟手指点，索性引导到后门口，入目 的是条黑暗的小甬道，一边是极窄极陡的木楼梯，一边是油烟袭人的厨房，身影幢幢，水声溅溅，烧的烧洗的洗切的切，因为是几家合用的呀，从早到晚从黄昏到夤 夜，上海弄堂的厨房里蠢蠢然施施然活动不止……为什么死要面子的上海人甘愿封闭前门而不惜暴露“生活”的“后台”呢，那是人口爆炸的趋势所使然，天井上空 搭了顶棚，客堂里

拦道板壁，都成了起居室，不然就召租，一间即是一户人家，进出概走后门，后弄堂相应兴旺起来，稍有异事，倾弄聚观，如沸如撼半天半天不能 平息，夹忙中金嗓子开腔了：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噢鸡，多少的声音都被它唤嗳起，前门叫卖唉菜哀〔加口傍〕，后门叫卖唉米……”上海市民们听了认为中肯，日 日所闻所见的寻常事，亏她清清爽爽唱出来。大都会的“文明”只在西区，花园洋房，高尚公寓，法国夜总会，林中别墅，俱乐部，精致豪奢直追欧美第一流，而 南、北、东三区及中区的部分，大多数人家没有煤气，没有冰箱，没有浴缸抽水马桶，每当天色微明，粪车隆隆而来，车身涂满柏油，状如巨大的黑棺材，有一张公 差型的阔脸的执役者扬声高喊“咦哀〔加口傍〕——”，因为天天如此，这个特别的吆喝除了召唤及时倒粪，不致作其他想，于是各层楼中的张师母李太太赵阿姨王 家姆妈欧阳小姐朱老先生，个个一手把住楼梯的扶栏，一手拎着沉重的便桶，四楼三楼二楼地下来，这种惊险的事全年三百六十五次都能逢凶化吉，真是“到底上海 人”，而金嗓子把粪车唱成“报晓鸡”，小市民未必都能领这份诗意，恶臭冲天的粪车隆隆而去，卖米的乡下人果然来哉，上好的粳米，色白粒大，故称“杜米”， 沪语“大”作“杜”音，更有“香粳米”。煮熟后异香扑鼻，尤佳者是浙江⑤荡田的“碧粳”，晶莹如玉而微透翠绿，别致的是吴江的“血糯”，紫红的糯米，糯得 你没有话说。卖菜者也各有标榜：“南浔大头菜”、“无锡茭白⑥”、“高邮咸蛋”、“萧山大种鸡”、“嘉兴南湖菱”、“十家香毛豆荚”，讨价还会，兵法原理 大抵都用得上，谁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东西，全弄堂为之艳羡，而且尊敬，“合算”，沪音“格算”，上海人在“格算、不格算”中耗尽毕生聪明才智，这就不是金 嗓子所能唱得清楚了，所以周璇的抒情一转转为指控：“双脚乱跳是二房东的小噢弟依弟”，想必是楼板缝里下来的灰尘落在泡饭碗里了，“哭声震天是三层楼上的 小噢东嗡西”，“小东西”可能是个无事生非的坏女孩，一吃亏就嚎啕不止，至此，金嗓子有点疲倦，苦笑：“只有那卖报的呼声，比较噢有书卷气……”报纸即使 是“号外”红印，也总是凶多吉少，周璇自作聪明言过其实，但这支电影插曲还算是从前的写实主义，最后，电影中的女主角表示“这样的生嗯活，我实在有点儿过 得腻”，这就很不真实，上海人从来不会感叹日子腻，张爱玲惯用的词汇中有一个“兴兴轰轰”，乃是江苏浙江⑤地域的口头语，在中国没有比“上海人”更“兴兴 轰轰”的了，从前上海报纸的本市新闻多的是“自杀”消息，男则壮志未酬女则香消玉陨，吞金、吞鸦片、吞来沙尔，这些决定告别上海的上海人，并非像周璇小姐 所咏叹的“生活过得腻”，而是想兴兴轰轰实在兴轰不下去，才一了百了，如果灌肠洗胃救转来，养息十天半月，又会上理发店，然后开箱子抖出樟脑味的衣衫，然 后再投入整个儿的兴兴轰轰之中，不是天无绝人之路而是当时的路还没有真绝，从前的上海呀，迪昔辰光的上海滩浪呀，“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”，另一句也 对，“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”，上海人，平日鱼虾吃得多，所以喜欢以鱼虾来自喻、喻他，弄堂角底的垃圾箱积满了鱼骨虾壳，灼热的煤球灰倒上去，腥臭随风四 散，背篓筐的捡破烂者向垃圾箱一步步走近，蓬首垢脸，神色麻木而虔诚……

上 海的弄堂，条数巨万⑦，纵的横的斜的曲的，如入迷魂阵，每届盛夏，溽暑蒸腾，大半个都市笼在昏赤的炎雾中，傍晚日光西射，建筑物构成阴带，屋里的人都螃蜞 出洞那样地坐卧在弄堂里，精明者悄然占了风口，一般就株守在自家门前，屋里高温如水炉烤箱，凳子烫得坐不上，蜡烛融弯而折倒，热煞了热煞了，藤椅、竹榻、 帆布床、小板凳，摆得弄堂难于通行，路人却又川流不息，纳凉

的芸芸众生时而西瓜、时而凉粉、时而大麦茶绿豆汤、莲子百合红枣汤，暗中又有一层比富炫阔的心 态，真富真阔早就庐山莫干山避暑了，然而上海人始终在比下有余中忘了比上不足，老太婆，每有衣履端正者，轻摇羽扇，曼声叫孙女儿把银耳羹拿出来，要加冰 糖，当心倒翻，老头子，上穿一百二十支麻纱的细洁汗衫，下系水灰直罗长裤，乌亮的皮拖鞋十年也不走样，骨牌凳为桌，一两碟小菜，啜他的法国三星白兰地，消 暑祛疫，环顾悠然，本来是上海人话最多，按说如此满满一弄堂男女老少总该喧扰不堪了，然而连续热下来，汗流得头昏眼花，没有力气噜苏，只想横倒躺成平的，天光渐渐暗落，黄种人的皮肤这时愈发显得黄，瘦的肥的，再瘦再肥的，都忘我而又唯我地裎裸在路灯下，大都会的市声远近不分地洪洪雷辊，从前的上海的夏天 呀，臭虫多，家家难免，也就不怕丢脸，卧具坐具搬到弄堂里来用滚水浇，席子卷拢而拍之舂之，臭虫落地，连忙用鞋底擦杀，已经入夜了，霓虹灯把市空映得火灾 似的，探照灯巨大的光束忽东忽西，忽交叉⑧忽分开，广播电台自得其乐地反讽：“那南风吹来嗯清凉……那夜莺啼声凄咦怆……月下有花一咦般的梦嗡……”蒲扇 劈拍驱蚊，完全国货的蚊烟像死烂的白蛇盘曲在地上，救火车狂吼着过了一辆，又一辆，夜深露重，还是不进屋，热呀，进去了又逃出来，江海关的大钟长鸣，明天 一早要上班，从前的上海的夏令三伏，半数市民几百万，这样睡在弄堂里，路灯黄黄的光照着黄黄的肉，直到天明，又是一个不饶人的大热日子。

亭子间才情

只 有上海人知道“亭子间”是什么东西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，几乎每部片子都要出现亭子间的场景，鲁迅的“且介亭”，大概也着眼于租界亭子间自有其“苦闷的象 征”性。话说二十年代伊始，外国的本国的大大小小的冒险家，涌到黄浦滩上来白手起家黑手起家，上海人口密度的激增快得来不及想想是好事是坏事。所谓亭子间 ⑨者，本该是储藏室，近乎阁楼的性质，或佣仆栖身之处，大抵在顶层，朝北，冬受风欺夏为日逼，只有一边墙上开窗，或者根本无窗，仅靠那扇通晒台的薄扉来采 光透气，面积绝对小于十平方米，若有近乎十平方米便号称后厢房，租价就高了。公务员、职工、教师、作家、卖艺者、小生意人、戏子、弹性女郎、半开门的、跑 单帮的、搞地下工作的、乃至各种洋场上的失风败阵的狼狈男女，以及天网恢恢疏而大漏的鳏寡孤独，总是侥幸地委屈地住亭子间，单身、姘居是多数，也不乏标准 五口之家，祖孙三代全天伦于斯者亦属常见，因为“且”“介”呀，且介即租界，租界即洋场，洋场即有各种好机会可乘，外国新发明的“无线电”上海也仿造了， 样子像教堂的拱门，门里挤出尖尖糯糯的女声，凭空唱道：“上海呀本来呀是天堂，只有噢欢乐呵没有悲唉伤，住了大洋房，白天搓麻将……”亭子间与大洋房相距 总不太远，靠在窗口或站到晒台边，便见大洋房宛如舞台布景片那般挡住蓝天，那被割破的蓝天上悠悠航过白云，别有一种浩荡慈悲。亭子间里的音乐家咽下油条， 簌簌谱出：“轰轰轰，哈哈哈哈轰，我们是开路的先哀〔加口傍〕锋，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嗡，不怕你……”大家听着觉得确很有志气，其实亭子间中的单身男女，姘居者，五口之家，三世同亭，个个把有限的生命看作无限的前程，因为上海这个名利场不断有成功的例子闪耀着

引诱人心，扬言“大丈夫能屈能伸”的时候，是屈得 几乎伸不起来的当儿，晒台上晾着的绒线滴不完的褪色的水，竹竿把头顶的苍穹架出格子，双翼飞机从一格慢慢移到另一格，看来总归要打仗了。“无线电”自管自 响着“盛会噢喜宴开，嗳宾客啊齐咦咦咦来，红嗡男嗳绿呕女，好不开哀〔加口傍〕怀哀〔加口傍〕唉唉唉……”眼前红的是砖阑上的凤仙花鸡冠花，绿的是葱，或 者是植在破面盆里的万年青，上海人家的屋顶晒台都兼充堆栈，凡是不经常动用的狼犺物件，病兽般匍匐在那角子上，显得逍遥悦目的要算飘飘于风中的衣裤床单， 扬扬如万国旗，寒酸中透着物华天宝之感，“夜上海哀〔加口傍〕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嗯……”此时将近正午，家家户户忙着煮饭烧菜，煤球炉摆在楼梯转弯的 小平面上，看起来是临时措置，十年二十年就这样过去，靠老虎窗折下来的天光，或是一只五烛的电灯泡，被油烟熏得状如烂梨，藉着它的俯照，煎、炒、蒸、笃， 样样来事，再加上房内秘制的糟、酱、腌、醉，以及吊在檐下的腊肉、风鳗……如果客人来了，四菜一汤，外加冷盆，不慌不忙布满桌面——上海人的嘴，馋而且 刁，即使落得住亭子间，假凤虚凰之流，拉拢窗帘⑩啃骨咂髓神闲气定，半夜里睡也睡了，还会掀被下床，披件大衣趿着拖鞋上街吃点心，非到出名的那家不可，宁 愿多走路，斯文一些的是带了器皿去买回来，兢兢业业爬上楼梯，尔后，碗匙铿然，耸肩伏在苹果绿的灯罩下的小玻璃台板上，仔仔细细咀嚼品味，隔壁的婴儿厉声 夜啼，搓麻将的洗牌声风横雨斜，晒台角的鸡棚不安了一阵又告静却。乡下亲戚来上海，满目汽车洋房应接不暇，睡在地板上清晓梦回乍闻喔喔鸡啼，不禁暗叹： “到底上海人。”

然 而亭子间生涯是苦恼的，厄隘蜷局。全是不三不四的凋敝家具⑾，磕磕碰碰，少了它们又构不成眠食生计，板壁裂缝，用新旧报纸整个裱糊起来，无聊时呆对半 晌——胡蝶安抵莫斯科、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、六〇六、九一四，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、鹧鸪菜、消治龙、火烧红莲寺⑿、甘地绝食第六天、夜半歌声儿童恕不 招待、猴王张翼鹏、美人鱼杨秀琼、航空救国大家都来买飞机、人言可畏阮玲玉魂归离恨天……还有镜框在低低的天花板下算是挂得高高的，许多小照片纷然若有主 次，日子久了，松歪而乱了阵列，有些已经泛黄而淡褪，总归是本家姻亲的顶好的几个人呀，先父亡母的遗容是炭素擦笔画，代价比较便宜，街角的画匠著意按小照 放大，无论天然、人工，都表示画中人死了。凡五口之家者，每有一帧结婚照，也许当年景况好，也许硬撑也得撑个场面，男的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刷光，女的披上 婚纱，那辰光叫兜纱，手里捧束鲜花，已经流行康乃馨了，照片是黑白的，不庄严也有几分庄严，结婚照是亭子间中的无上精品、隔年的月饼匣、加盖的米缸、藤筐、网篮、皮包、线袋……床底下塞满了就只好乱摆，然而看得出是煞费苦心地每天在整顿，粗粗细细的绳索也理直了分别挂起来，不是舍不得丢掉，总归是用得着 的。

也许住过亭子间，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，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，也就枉为上海人。

陈村注：

文中“〔 〕”中的文字是陈村所加，描摹电脑中没有的字。明显有误的标点已改动，未列出。

① 原排做：与已。当为编辑不认识繁体“兴”字。

② 原排做：畸型。

③ 原排做：得得意。

④ 此六字费解。

⑤ 文中两处提到“渐江”，查书未能查出。疑为“浙江”之误。网上最有关联的一段文字如下：

“新安江全长 159 公 里，是安徽省境内唯一属于钱塘江水系的大河。发源于祁门县，经黟县、休宁县、黄山市区和歙县，向东南汇入浙江省钱塘江。主要支流有率水、横江、练江、富 源、街源等。历史上称上游率水与横江在屯溪汇合段为渐江，歙县浦口与练江汇合段为新安江，现在一般也把渐江称为新安江。”

⑥ 原排做：交白。

⑦ 原排做：距万。疑原稿为金字傍的巨。

⑧ 原排做：交叉。

⑨ 下 文说亭子间“近乎阁楼的性质，或佣仆栖身之处，大抵在顶层”，似有误，似把亭子间和假三层混淆了。亭子间通常在石库门房子的后部，在二楼和底楼的中间，下 面是灶间，上面是晒台，朝北。它的外墙和后门是一个方向，所以通常都可开窗，开在后门之上。石库门中最不良的位置是“扶梯下头”和“扶梯夹层”，都不是原 始建筑，仅可或竖或横地容身。

⑩原排做：窗廉。

⑾ 原排做：家俱。

⑿ 原排做：红连寺。

只认衣衫不认人

那时候，要在无数势利眼下立脚跟、钻门路、撑市面，第一靠穿着装扮。上海男女从来不发觉人生如梦，却认知人生如戏。明打明把服装称为“行头”、“皮子”，四季衣衫满箱满橱，日日价叫苦，“呒没啥好着呀”，最难对付的是腊月隆冬，男的没有英国拷花开许米，女的没有白狐紫貂，“不宜出门”，尤其别上人家的门。倘若勿识相，或者实在逼勿过了－－冒着寒流来到某公馆－－开门的阍人眼光比街上的风还冷，懒懒接过名片，门又带上，你且等着，怎能让你入内？主人家会呵斥：“不看看是什么人”，什么“人”呢，当然是指什么“衣”，管你那秋季大衣如何漂亮吃价，时令一过，着毋庸议，若非告贷便是求情，上门来有啥好事体？

那年代的国货电影中，几乎每片都可看到这样的一串镜头－－妙龄时装女子，婷婷袅袅上楼梯，稍作张望，立定在一扇门前，她拢拢发、舔舔唇、掸掸衣襟，举手笃笃笃敲三下，门将开未开的几秒间，皮鞋尖在小腿肚上迅速交换轻擦－－这些个动作无愧为中国早期电影的“神来之笔”，所以每片都要神来一下，明星

无不驾轻就熟。因为在生活中还不是这样的吗！看戏的女人和作戏的女人都觉得有味道，当年的价值判断是：一个女人出来“交际”，如果鬓发不整、口唇干燥、衣襟沾屑、鞋尖蒙尘，那就是“完了”。是故在门将开未开的刹那，全会本能地紧扣细节，虽然门开之后成事终究在天，要知开门之前到底谋事在人，何况是年纪轻轻的女人。

上海人一生但为“穿着”忙，为他人作嫁衣裳赚得钱来为自己作嫁衣裳。自己嫁不出去或所嫁非人，还得去为他人作嫁衣裳。就旗袍而论，单的、夹的、衬绒的、驼绒的、短毛的、长毛的，每种三件至少，五件也不多，三六十八、五六得三十，那是够寒酸的。料子计有印度绸、瘪绉、乔奇纱、香云纱、华丝纱、泡泡纱、软缎、罗缎、织锦缎、提花缎、铁机缎、平绒、立绒、乔奇绒、天鹅绒、刻花绒等等。襟计小襟、大襟、斜襟、对襟等等。边计蕾丝边、定花边、镂空边、串珠边等等。镶计滚镶、阔镶、双色镶、三嵌镶等等，钮计明钮、暗钮、包钮、盘香钮等等。尤以盘香钮一宗各斗尖新，系用五色缎条中隐铜丝，作种种花状蝶状诡谲款式，点缀在领口襟上，最为炫人眼目乱人心意，假如采旗袍为婚礼服，必是缎底苏绣或湘绣，凤凰牡丹累月经年，好像是一件千古不朽之作。旗袍的里层用小纺，即薄型真丝电力湖绸，旗袍内还有衬袍，是精致镂花的绝细纯白麻纱，一阵风来轻轻飘起，如银浪出闪，故名“飞过海”。

与旗袍相对而言的长衫，同样分单、夹、衬绒、驼绒、二毛、大毛。做面子的丝织品、毛织品，色泽文样完全独立于旗袍料之外，两者绝不能混淆，稍有涉嫌便是奇耻大辱。男女衣料如此壁垒分明，诚不知据于什么律理。当年的社交场合，长衫加罩马褂方才正宗合格。公式是“蓝袍黑褂”，大庆盛典，蓝黑济济，便算汉官威仪。那种马褂选料贵重，贡缎、毛葛，裁制十分讲究，是华夏之“礼”的体现，可是敢情长到脐下就没有了，预兆着“礼”的气数殆尽，格物致知者大可幸灾乐祸释作：一褂成识。按旗袍和长衫系由满清服式演变而成的汉族绅士淑女装，当年一般正经男女是不穿两截头的衣裤的，妇姑御袄，必系长裙，即便平日家居，亦复旗袍长衫，起坐裕如。五十年后实难想象此种从容岁月斯文生涯。当世人也决计料不到子孙竟有短衫绔上大学讲堂，那还了得，庸讵知不了则已，一了就把长衫旗袍了个干干净净，这种时代的“代沟”，没有什么可以发人深省的，所以还可以“赋”下去。

冬季，北人南下到上海，都说够呛。因为冷得阴湿，透入骨髓，而上海人棉絮不及身，丝棉也只有垂垂老者才纡尊迁就。天寒地冻大家照样丝袜绸衬衫，确保身材窈窕动作活络。是故室外非得有丰隆的外套不为功，西装固有大衣者，中装也另有长可及地的兜篷、披风、一口钟，沪谚“若要俏，冻得格格叫”，从落叶纷飞到白雪落地，男男女女咬紧牙关挺胸健步，潇洒苗条坚持不败。手背脚踵都生了冻疮，“勿冷勿冷，我是勿怕冷格”，嘴唇明明在抖，大家不说穿大家要漂亮。

春江水暖女先知，每年总有第一个领头穿短袖旗袍的，露出藏了一冬天的白臂膊，于是全市所有的旗袍都跌掉了袖子似的，千万条白臂膊摇曳上街。从“五四”时代的翩翩倒大袖，缩小缩短，直缩到肩胛骨。夏天了，旗袍无袖可言，四十年代初，那大袖一度翩翩归来，很快又过时哉。领子则高一年低一年，最高高

到若有人背后相呼，必得整个身体转过来，那颈项箍在领圈中，扣著三四档钮攀里。高领力求挺括，内衬细麻再上了浆，作领自毙苦不堪言。申江妖气之为烈于此可见一斑。

然则长衫旗袍自有其玄妙在，长衫要不宽不紧中显得大有余地。设：身高一米八十，其衫长可一米五十许，要使这一米五十许的线条或隐或显地上下呼应摆动，才够得上风度。不仅裁缝师傅务必高明，穿长衫的先生更得涵养有素，不温不火，周身线条流贯宕扬，实在玉树临风，儒释道三美皆备而莫衷一是。大学生则长衫配西裤，足登车胎底皮鞋，围巾前挂后垂，单手插入裤袋，长衫下幅就斜成帆形，快步行走，乘风破浪，落拓豪迈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细考当年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：“一盘散沙”、“五分钟热度”、“毕业即失业”、“结婚是恋爱的坟墓”，那就不是区区长衫所能任其咎了。

而纵横洋场已成压倒之势者是“西装”。西装店等级森严，先以区域分，再以马路分，然后大牌名牌，声望最高的都有老主顾长户头，价钱高得你非得到他那里去做不可，否则何以攀跻人夸示人？当年是以英国为经典，老中绅士就之；法国式为摩登，公子哥儿趋之；意大利式为别致，玩家骑师悦之。

西装第一要讲料作，那时独尊英纺，而且必要纯羊毛，稍有混杂，身价大跌。夏令品类派力斯、凡力丁、雪克斯丁、白哔叽等，冬令品类巧克丁、板丝呢、唐令哥、厚花呢等，春秋品类海力斯、法兰绒、轧别丁、舍维、霍姆斯本、薄花呢等，所谓“英国花呢”，厚薄两型纷繁得热昏。国际最新时装杂志汇集上海，中国缝工无疑世界第一。

大牌名牌的店家陈设优雅，氛围恬静。欢迎、请坐、奉茶或咖啡，寒暄几句，言下十分自负，“先生光临本店，想是慕名而来……”然后除了几上的一叠时装杂志，又从内部捧出最新的样本来。这时是顾客显骨子的当口了。如果你边看边品评，眼光凶，门槛精，店伙就起劲奉承。其中夹进微妙的辩论，最后完全听从你的抉择，就更加满足你的自尊心。

接下来是看料作。美奂美仑，像图书馆那样庄严肃穆，凡你中意的，一匹匹拿下来，近看，远看，披在肩上对镜看，裹在腿上假设为裤脚管看－－结果决定几套，三件头、两件头、独件上装，两粒钮、三粒钮，单排、双排，贴袋、嵌袋、插袋。还要商量夹里，半里、全里、羽纱？至于衬垫，“放心，阿拉勿会用白麻格，总归是黑炭，垫肩全羊毛，棉花是勿进门格”。

然后是量尺寸，手势轻快果断，颇有舞蹈性。如果你身材好，就量到那里赞到那里，“搭侬先生做衣裳，真开心，电影明星也呒末侬介司麦脱”。尺寸单的项目极其细致，填满了，还要想想，加附注，长期保存，作下次的参考，而且说：“假使侬在外国，要做了，请关照一声，我伲打包寄过来。”

等到试样的日期，更是双方显骨子的时候。虽是他从旁帮衬，你动作要灵敏，程序要合拍，他手捉划粉，口噙别针，全神贯注，伶俐周到，该收处别拢，该放处画线，随时呢喃着征询你的意见，其实他胸有成衣，毫不迟疑。而你，在三面

不同角度的大镜前，自然地转体，靠近些，又退远些，曲曲臂，挺挺胸，回复原状，并腿如何，分腿如何，要“人”穿“衣”，不让“衣”穿“人”。这套驯衣功夫，靠长期的玩世经验，并非玩世不恭。

上海人玩世甚恭，既要应和重视别针划粉的全套动作，又务必贯彻“唯我独尊”的见解要求。试样的过程是一个辩论的过程，若有不恭者不知趣，冒充行家，事态会激化到“本店牌子有关，还是另请高明吧”。真正懂得“衣经”者却娓娓清谈，双方表示钦佩，“侬先生真讲究，讲究得真有道理”。“不然我也勿会定规要到宝号来哉”。复试，如果你无兴去店家，他可以到府上来效劳。初试仅一袖，这次两袖全，整套款式俱在。万一你又有新的意图，他不惜拆掉重做，是故往往要三次五次试样，双方绝不嫌烦，直到你的满意就是他的满意，临了说“先穿两天，假使有啥勿称心的地方，尽管请过来指教”——双方自始至终不提一个钱字，落落大方对大方落落。

从前上海人穿着普遍高水准，其中自然就不乏大师级者。一套新装，要经“立”、“行”、“坐”三式的校验，立着好看，走起来不好看——勿灵。立也好走也好，坐下来不好看——勿灵。立行坐三式俱佳，也不肯连穿两天。“衣靠着，也靠挂”，穿而不挂，样子要废掉，挂而不穿，样子要死掉。

上海人能一眼看出你的西装是哪条路上出品的，甚至断定是哪家店做的。佣仆替你挂大衣上装时，习惯性地一瞥商标牌子，凡高等洋服店，都用丝线手绣出阁下的中英文姓名，缝贴在内襟左胸袋上沿。

衬衫、手帕也都特制绣名。衬衫现熨现穿，才够挺括活翻。领带卸下就用夹板整形。衣架和鞋楦按照实况定做。穿鞋先拿鞋拔，不论长袜短袜，必以松紧带箍好吊好，如果被看到袜皱了，“此人太没出息”。夏季穿黑皮鞋是贻笑大方的，全是白皮鞋的市面。黄皮和合色的——春秋，黑皮与麂皮的——冬季。

上海人特别注重皮鞋，名店也以地段分档子，也都是定做的。先将尊脚作立体几何的测量，然后特制木楦。也要试着，不满意，这一双就归店家吃进，另外重做一双。皮张也先供挑选，式样也根据欧陆的专业范本。做工也是世界一流。上海人把皮鞋视为圣物，也不肯连着几天，为了保持干燥和上楦定型。路边、公共场所的角子上，到处有叫“擦皮鞋哀〔加口傍〕擦皮鞋伐〔加口傍〕”。每天上油打光，上午下午两次也不稀奇。似乎一生事业爱情，关键在于皮鞋。上海人的生活信条是：宁可衣裳蹩脚（差）点，皮鞋无论如何要考究。说也奇怪，一个人，如果细软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精美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；衣衫普通，甚而寒素，倒反显得练达脱略，啥也不摆勒心上的样子，上海人真会卖弄风情。当然限于平日家居，出客则必得全副銮驾，连烟匣、打火机、票夹、雨伞，都要令人肃然起敬，否则就遭人嗤之以鼻，就是这样势利得淋漓尽致。

因为上海人太爱出风头，西装店里的伙计，趁一套华贵的新装完工而尚未交付的夜晚借穿了上娱乐场，顾盼自雄，以为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总优势。数日后，那订户来找经理，要退货，原因是这套行头的“初夜权”被侵占了——上装的胸袋里两张戏票根。

因为上海男士出门都戴帽子，巴拿马金丝草帽、兔子呢礼帽、水獭皮罗宋帽，价值昂贵，坐黄包车三轮车及桥顶，刚开始下坡的刹那间，帽子被人摘去了。在公共厕所登坑的当儿，也容易遭遇“落帽风”。生活中总有此种客体或主体欲罢不能的顷刻，为歹徒所趁——干这一行的叫做“抛顶功”。

因为上海男女出门不能不穿得奢侈戴得齐整，夜间雇黄包车，几个转弯，拉进冷僻的暗弄堂，喊也来不及了。衣帽、首饰、手表、皮鞋、金丝边眼镜、钱包钞夹，照单全收。他拉车飞跑而去，你虽不一定赤条条，而受惊、受气、受寒，深夜里，光穿袜子，两眼迷糊，怎生走得回来。平明，为路人所见，指指点点，“侬看，剥了猪猡哉！”——“剥猪猡”这个专门名词谅必是“剥”的一方定的，强抢了你，还把你作猪猡观。

因为上海的赌台非常阔绰，进门入局后，名烟佳酹香茗美点，随心所欲不计分文。并设有典当的部门，赌客光临之初，呢帽大衣洋装革履全是名牌精品，气势果然磅礴。到后来现钞输个精打光，便典掉钻戒金表，继之大衣洋装、呢帽、背心、领带、衬衫、皮鞋、裤带、羊毛内衣裤统统落花流水进了典当柜。外面风雪交加，总得走呀，这时便可在后门的角落里取一片稻草席，一根稻草索，把身子裹了，拦腰束紧，赤脚奔回家去——上海赌徒的终极时装，赌台老板的最后一份想象力。这种“稻草茄克”，当年上海街头是经常邂逅的。当闻某公馆喜庆，婚礼既成，送入洞房，发觉新郎不见了，各处寻遍。当丈人、丈母、亲爸、亲娘联袂赶到赌场，蓦然回首，那女婿即儿子者，正在阑珊处用草席包装自身——他接住递过来的开许米大衣时的反应是：快去典了，上台再决雌雄！

然则还有大家一丝不挂相聚而谈笑风生的上海人——“浑堂”，江浙两省称澡堂为“浑堂”，倒也说明群体入浴沆瀣一气的特色。风尚大抵发源于姑苏。不是说早在春秋战国申江就受阖闾的影响了吗，“上半日皮包水，下半日水包皮”便是苏州人的一日之计。聚坐在茶馆，合孵于浑堂，理想主义紧贴现实主义，中华民族喜群居群食群厨，自然乐于群浴。

那浑堂招牌高挂，门庭若市，进门便买一根火烙印的竹筹：上中下三等。“下等”者灯光昏暗，陈设敝旧，毛巾旧而泛黄，长条的板铺上乱躺着出浴后的肢体，一派战时俘虏营的景象。“中等”就明亮得多，铺位上摊着蓝白阔条的浴巾，几张小几，供茶水，侍者少而默然，但已像个“人间”。那“上等”则亮得受宠若惊。高背躺椅弹簧软垫，厚质毛巾新雪般耀眼，茶是小壶现泡的，侍者手脚轻快，口齿伶俐。际此，上海人的服装功能又发作了。如果周身光鲜入时，侍者便眉动目闪礼貌有加，倘若衣履晦暗背时，侍者就眉淡眼细照常办事。那末，衣裤总得脱下来，侍者用一根顶端有铜叉的竹竿，将衣裤叉了挂在你的位置上方，很高，可望不可即，既对下面无影响，也免了那种非分之想，人心隔肚皮呀。手表交给侍者，若是名牌，他就套在自己腕上，一般的就锁入小柜的抽屉里。那些已经浴罢而摊手摊脚憩息于高背躺椅上的人，说说笑笑，闲看别人脱衣，情况不能不分四类：外强中干，外干中强，外干中干，外强中强，其一者进来时神气活现，愈脱愈蹩脚，内衣裤旧而且破了——空心大老倌，呒没家底格。其二者外观平常，里厢件件簇崭新，贴身开许米一套——哦，讲究实惠，好人家出来格。

其三者最灰溜溜，满心强愿，强作镇定，快快脱光钻进池里去。唯外强中强者气定神闲，脱一件亮一亮，侍者小心小心叉上去，好像时装表演－－存心别苗头，倒是拿伊呒办法。

待到身外之物全部高高挂起，众生俱平等相了。干巴巴、光致致的上海人，像缴械的败兵，狼狈窜入浴池。浴池很大，水蒸气郁勃氤氲，人都糊成灰白的影子，个个俯仰转侧剧烈活动着，皂沫、汗秽、油污使池水混浊得发稠发臭。水里站满了蓬头的、秃头的、癣疥的、疝气的、骨瘦如柴的、痴肥似豕的、殚垂惨白的、多毛刺青的，塞塞足足一池子，这样的浴池上海叫“大汤”。据称大汤是经仙人点化，不病不传染，信也罢不信也罢，鉴于池中人满为患，你得找空档快点下海，愈犹豫人就愈多了。既已到此，你只能“入世”，不能再有“出世”之想。

要之，你毕竟不是上海人，但凡上海人从小就把浑堂当作外婆家。请看池中物多么生动活泼，如此烫人的混水，他们毫不在乎地浸没全身。先是泡，泡够了再擦，擦透了，以小木桶挽水自泼，然后仰卧在池沿的平面上，闭眼，似乎困着了。四周笑的笑，唱的唱，口哨，下流话，击水作嬉，打起来了。真的打了，肉声夹水声劈劈拍拍，浪花溅入小孩子的眼里，尖厉哭叫，男孩，女孩呢，是做爷的带来的，不用买筹，乐得便宜。小人懂啥，勿搭界的。那为父的不顾孩子皮肤薄嫩，抱之入水，烫得她惊呼流泪，顿时全身绯红，面孔尤其充血，好像融蜡似的变了形。那爷嘴里不停地自问自答：“开心伐〔加口傍〕？开心伐〔加口傍〕？邪气开心来！”

真正开心的人在另一边，那大池的尽头，盖着湿黑的木板，沸水贮存库，几个中年老年人，船民般地蹲在木板上，将毛巾从板隙中缒下去，拎上来，就此嵌入脚趾缝间抽动，一吊一吊，手势纯熟到了优美。两眼瞪着没有远方的远方，斜翘嘴角，发出嗞嗞声，一吊一吊一吊一吊……据考这是脚气病杀病之妙法，大抵欲仙欲死云云。

助浴。北方称“搓背”，沪地叫“擦背”。你坐在池沿上，那青壮汉子左手控制着你的身体，右手紧裹毛巾，使劲从后颈开擦，及肩及背及肋及腰，竟有那么多的老垢滚滚而出。难为情？喜欢？男人真是泥做的！你仰卧，前胸、肚腹、胯间、大腿、小胫，也是滚滚的老垢。膝盖要弯起来擦，脚背脚踵趾缝，无微不至，这才用肥皂周身揉抹，结论性地挽起一桶热水整个浇下来－－他像气功师，像屠夫，更令人回想起古代的奴隶，满头大汗，喘着……而你，全体表层微微作痛，脱了壳蜕了皮似的，份量减轻不少。快去莲蓬头下淋一遍，回大厅。侍者帮你擦干身子。躺下，腰间搭上浴巾，喝茶，你也不禁闲眺了。

侍者分二代，成年的是正职，少年的是学徒，做的事一样是接筹、领位、挂衣、送茶、递毛巾……那正职而年龄趋老的几个，可谓阅人多矣，稳重而油滑，鉴貌辨色，洞若观火，谁有钱谁有势，他十分清楚。奉承阿谀有钱势的浴客，对他并无实际好处，然而他要奉承、要阿谀，似乎是一种宿瘾，凑趣，帮腔，显得绰绰有余。那个不得志，那个败落了，他也明白得很。你若与之兜搭，他的回话和笑容寡淡如水，忽然他代你感叹“现在的世界做人难呀，呒没钞票是啥也不用谈”。听上去是同情，正好揭了你的底牌－－何苦呢。再不得志，再败落，也比

送茶水递毛巾的要强三分哪。然而他鄙视你，他用的是有钱有势的眼光看你的。这又是一种瘾头，要在你的身上过过瘾。

他待学徒是严厉的。指派、提示，都用骂人的话来吩咐，学徒总是瘦拐拐，钩头缩颈，稀发乱耸，得坐便坐，有靠处就靠着发呆挖鼻孔。“小赤佬拿毛巾去!”一惊而奔，身手扭得脱了骱似的。其实，当他长大变老时也将油滑稳重到不可捉摸。

而真正有技能的是扦脚师傅。老人的趾甲大抵病变增厚，嵌进肉里去，故需用斜口的扦脚刀，趁浴后骨质软化，细细切薄剔净。那师傅特备一盏简装手术灯，戴起老花眼镜，一边闲谈一边操作，很像一位终生敬业的工艺美术家。

而真正神乎其技的当推敲背的那个。敲背之道应属按摩科，妙在握拳着点的多花式，发声就匪夷所思。时而春风马蹄，时而空谷跫音，时而啾啾唧唧，时而惊涛拍岸，轻重强弱的节奏变化，远胜于“击鼓骂曹”，但不会是浑堂中人有何悲愤要宣泄。接受敲背的那一方，据云臻于醍醐灌顶之化境。只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夜渐深，浴客流连忘返，侍者可要等大家走光之后，冲洗整理还有好一番忙碌。于是资深的师傅用叉衣的竹竿，权仗似的咚咚咚咚舂楼板，口中喊道：

“下雨了！下雨了!”

“啊？下雨了？”

“就要下雨了！就要下雨了!”

纷纷起身，披衣套裤，争先下楼，夺门而出。对马路高楼黑影后面星月皎洁，不觉暗自失笑，想想也是对的——上海话叫做“拨侬面子”(给你面子)。

面子第一要紧，上海人讲究穿着为来为去为了“面子”，因此服装的涵义或可三而述之：一、虚荣，二、爱好，三、自尊——凡虚荣每含欺骗性，是达到目的前的手段，故属权术的范畴。凡爱好，虽说发乎天性，而外向效应也是取悦人引诱人，内向效应则形成优越感，自恋自宠、乐此不疲。凡自尊，为了确保身分，成全个人的存在证觉，伦理观念流于生活细节，细节累计为大节——虚荣心态蔚为社会风尚，这个无处不在的大魔障，个人没法冲破，服装的欺骗性便愈转愈烈。而爱好的心态呢，或先认衣衫后认人，或既认衣衫又认人，近乎中庸，其实模棱两可，衣可人可，自己也只要做个“可人”。那第三类所谓伦理观念细节化的，是精于“衣道”者，细认衣衫细认人。能从衣衫上辨别判断“人”，必要时，达到不认衣衫只认人的明哲度——从前的上海人，在“衣”与“人”之关系推论上，也许总不外乎这样的吧，因为后来上海人就不虚荣了，继之不爱好了，终于不自尊了，再后来又想虚荣又想爱好又想自尊，已不知如何个虚荣爱好自尊法。所以，从前的上海人在“衣”与“人”之广义关系的考辨推论上，总不外乎，就是这样的吧。

到此结束——想想又觉得旗袍的故事尚有余绪未断，法国诗人克劳台在中国

住过很长一段时日，诗中描写“中国女袍”，深表永以为好之感。可惜西方任何种族的女人都与旗袍不宜，东方也只有中国女人中的少数，颀长、纤秾合度，脸椭圆，方才与旗袍怡然相配。旗袍并非在于曲线毕露，倒是简化了胴体的繁缛起伏，贴身而不贴肉，无遗而大有遗，如此才能坐下来淹然百媚，走动时微飏相随，站住了亭亭玉立，好处正在于纯净、婉约、刊落庸琐。以蓝布、阴士林布做旗袍最有逸致。清灵朴茂，表里如一，家居劬劳务实，出客神情散朗，这种幽雅贤惠干练的中国女性风格，恰恰是与旗袍的没落而同消失。蓝布旗袍的天然的母亲感、姊妹感，是当年洋场尘焰中唯一的慈凉襟怀——近恶的浮华终于过去了，近善的粹华也过去了。

后记

本篇原定九章，既就六，尚欠三。此三者为“黑眚乾坤”、“全盘西化之梦”、“论海派”——写完第六章，因故搁笔数日，就此兴意阑珊，再回头，懒从中来，只好这样不了了之了。剩下一滩斑驳的残绪，不妨表其大概，也算是无尾之尾。盖“黑眚乾坤”者，拟析述当年上海的黑社会的潜显架构，帮派内部运作的诡谲剧情，素材虽非全部勘证得来，而少时听上辈人讲得真多，记忆半新，道来或可十不离九，且半世浪迹江湖，自有高人赠我多部幽史僻典，籀读一过，犁然心动，异哉，盗亦有道，道亦有盗，恶业与义气俱飞，游侠共流氓一色。然而真要写，就迹近掏酱缸了，毕竟非我所愿，还是低头袖手而过吧。那“全盘西化之梦”呢，有点像歌剧中的咏叹调，溯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之际，上海租界及西区的高等市民，生态之欧化，确乎渐臻熟能生巧的境界，即小如饼干面包冰淇淋，洵可谓冠绝全球。耶诞将临，家家枞树，户户彩烛，徐家汇教区号称东方梵谛冈，主体建筑媲美巴黎圣母院。二战后巴黎也要从上海移植法国梧桐，足见上海城市绿化的优美，但国之宿命，注定了上海无缘全盘西化，区区忝为实践“欧倾”的过来人，也不想恋旧唱挽歌，昔日申江繁华，可不是长春藤，倒成了竹子开花，而今而后，只有异化，全盘异化指日可待的。最后说说“论海派”，按古赋作法，篇末应有一“乱”，总发其要旨也。昔鲁迅将“海派”和“京派”作了对比，精当处颇多阐发，然则这样的南北之分刚柔之别，未免小看小言了海派，海派是大的，是上海的都市性格，先地灵而人杰，后人杰而地灵，上海是暴起的，早熟的，英气勃勃的，其俊爽豪迈可与世界各大都会格争雄长，但上海所缺的是一无文化渊源，二无上流社会，故在诱胁之下，嗒然面颜尽失，再回头，历史契机骎骎而过，要写海派，只能写成“上海无海派”，那末，不写也罢。呜乎于戏，有道是凡混血儿或私生子往往特别聪明，当年的上海，亦东西方文明之混血也，每多私生也——我对海派辄作如是观，故见其大，故见其失，故见其一蹶不复振一去不复返。再会吧上海。

****

原载《上海文学》2001/7p.50-p.55

此文的原始编辑校对不甚严，陈村斟酌文意，擅改若干文字。例如：

“使劲从后劲开擦，及肩及背及肋及腰”一句，后一“劲”字费解，径改为“颈”。
“说说笑笑，间看别人脱衣”，“唯外强中强者气定神间”两句，“间”字当是编辑错识繁体的“闲”字而误耳。

<完>